

解放軍文藝叢書

風雪東綫

陸 柱 國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82/
7546

解放軍文藝叢書

風 雪 東 綫

陸 柱 國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北京

總 107 解 2 36 開 144 定價頁

風 雪 東 綫

陸 柱 國 著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二年七月北京初版

一九五二年八月北京第二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 4 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益聯合組兼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 20001—75000

(乙)定價 3,900 元

目次

風雪東綫
中華男兒

風雪東綫

一 普

太陽剛剛落山，鴨綠江邊農村的屋頂上，燒晚飯的柴煙還沒有散淨。成羣成堆的擔架隊員都亂吵吵的擁擠到鋪着厚雪的大路上去了。

『王管理員，王管理員，李村長，我們那一分隊在哪一圪塔聚集呀？』

『草甸的擔架，快一點呀！』

在這一片吵雜混亂的喊聲中，還夾雜着忽長忽短的口哨聲、牛角聲、哨子聲，這就更顯得雜亂不堪。擔架隊員大部分穿着白色的老羊皮外套；穿着齊到膝蓋的白毡靴或繩捆索綁的靰鞡。他們抬着的、扛着的、拖着的擔架也是各式各

樣：有的兩根棍子上繃着布，像支床；有的用幾條繩子周旋交錯的綁在兩根棍子上；有的乾脆放到『爬犁』上拖着。

人羣動蕩着、擠着、喊着，像趕什麼大會一樣。有的已經在雪地裏排好隊了。在這無邊無際的人海中，有一支志願部隊的前衛連也在走動。連長郭懷忠、指導員于林走在兩路縱隊的前面，他們也不時的喊：『老鄉們！閃開閃開！讓讓路吧！』

一個鬍子花白、滿身是勁的老頭拖着個『爬犁』，上面放着一口黑鍋和一捲用羊皮包着的行李。他大概也是找不着隊了，他惡聲惡氣的擠着、叫罵：『白光泰！你這雜種羔子，不管我啦！打起仗來，你更要把我扔啦！』指導員于林感到有點好笑，他問：『老大爺，怎麼？你往朝鮮搬家嗎？鍋碗瓢杓都帶來了！』

『你不知道，同志，朝鮮老鄉的傢具都讓美國強盜給毀光了。不帶吃飯傢伙怎麼辦呢？日子長着啦！再說，咱們將來回國的時候，把鍋呀什麼的，都可以都送給朝鮮老鄉們呀。』老頭說話那麼有勁，于林問他多大年紀，他伸出一隻手說：

『掛兩個零啦！怎麼？年紀大嗎？哈哈！東北的幾年解放戰爭，哪一年我不搶着去抬幾次擔架呀。你知道——人老骨頭硬！越老越有勁。』他大聲的自負的笑了。以後他又喊：『白光泰，白光泰……』在人堆中有了回聲：『老人家，我們在這哪！』老頭子大聲咕嚕着：『我的「爬犁」擠不過去，擠不過去。』但是他終於擠進人羣，瞧不見影子了。

這個上了年紀的擔架員深深感動了于林。他記得不久以前，在東北的解放戰爭中，東北的人民（包括老擔架員在內）如何和他們的子弟兵共同度過了漫長漫長的艱苦歲月，共同取得了驚天動地的偉大勝利；但是，現在這些勤勞、忠誠、慈祥的人民，爲了撲滅法西斯的侵略火焰又不得不積極的行動起來，去參加爲了援助朝鮮人民，也爲了保衛祖國的這個生死的鬭爭。

擠過了人羣，鴨綠江的浮橋清晰的出現在眼前。橋頭兩邊的碉堡外面，兩列邊防軍戰士的鋼盔、刺刀迎着新升的月亮閃爍發光，偽裝樹被風吹得搖搖晃晃。

第一腳剛踏上鴨綠江上的浮橋，指導員于林再一次扭回頭去看一看祖國的土

地。白雪映照着閃爍的車站上的紅燈綠燈；模模糊糊的巨人似的煙囪陪襯着矮矮的一片一片的農村房舍。現在，祖國的一片積雪、一塊石頭，對於出國的人說來，都更加親切可愛，于林想：『可愛的祖國啊！我們決不讓侵略者的血爪伸到我們的土地上來！』浮橋對面不遠處，戰爭的火光燭天。東風急捲着黑紅參差的火焰和煙灰迎面撲來，似乎他感到這火光已經烤得他滿臉發燒了。

『畜生！畜生！連畜生都不如！美國強盜想讓世界變成哈樣子啊！』走在于林右面的連長郭懷忠憤憤的罵着，他一邊揉去迷進眼內的灰星。不知是火光太大或者是什麼原因，連長黑黑的臉上變成了紫色。于林向連長看了一眼，連長的帽子習慣的微向左邊斜揚着，脖子圍着一條白毛巾，駁壳槍塞在後腰的寬皮帶裏。走起路來咚咚的像要把江橋都踩塌一樣。

于林啞然一笑，沒有作聲。他知道，這時候，在每一個同志的心裏，都燃起了比鴨綠江對岸的戰火更大的怒火。過去，他們只是聽說，美帝國主義把戰火燃燒到祖國的大門上了，現在他們都親自看到這兇狠的火光，每一個人都會很自然

的聯想到：我們可愛的祖國、我們可愛的父母妻子和田莊已經緊鄰着這種災難，而且好像隨時都有可能被捲入這個熊熊的火坑中。

指導員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面孔胖胖的像個小皮球，深紅中透些黑色。身材不高而活潑有力，走起路來像裝有彈簧似的有點跳動，乍看起來，你會以為他是個十幾歲的天真孩子。但是，他已經是久經鍛鍊的人民戰士與具有堅定人生觀的共產黨員了。

『指導員！指導員！你看！鴨綠江，鴨綠江，這算什麼江？這簡直一捲褲腿就跨過來了。過去我還以為鴨綠江像長江一樣又寬又深呢！』于林的屁股後面，一個扛機槍的戰士粗聲粗氣的連說帶罵。

『是啊！』于林向左右看了看這不到一里寬的寂靜的江面，也笑了：『有些人還以為鴨綠江能把美國鬼子永遠隔到朝鮮呢！』

扛機槍的那個戰士，趕了一步走到于林的左面，低聲問：『指導員，聽說你過去在東北作過戰，是嗎？』

『真的。那時候，我們打的新一軍、新六軍；清一色美國裝備，而且還是美國飛機、軍艦運過來的。那時候我們的裝備還差的很遠，破槍破刀的和敵人幹，東北的天氣又冷得要命，可是我們總是打勝仗。』

『所以，美國強盜起火丁，現在親自動手了。可是，他再厲害也得挨揍！』扛機槍的那個戰士盯着東岸的火光皺了皺眉，稍停，他笑了起來：『指導員！過去我聽說東北會凍掉鼻子，撒尿要用棍子敲。今天我一下火車，就在車站上尿了一泡，試驗了一下。其實完全靠不住！尿不但沒有凍成冰，而且還冒熱氣呢！鼻子直到現在不是還長得很周正嗎？』

『當然，當然，那都是嚇唬人的。李鴻同志！這裏終究是比你們山東要冷得多。過去我們一出關，猛然也是受不了，後來就慢慢的習慣了。我們是萬能的，不管在北方或者在南方，我們都會過得滿好。』

『嗯！朝鮮或許更冷一些，我想我也一定能抗得住。我們總比美國少爺兵耐凍一些，你說是不是？聽說他們鋪着毯子打仗，是嗎？』李鴻嘲笑說，他沒有

等指導員回答，就把機槍換了換肩；像打機關槍一樣，噼哩啪啦的唱起來了：

雄赳赳，

氣昂昂，

跨過鴨綠江……

立刻，整個連隊都和起來。歌聲像爆發的山洪一樣，似乎把鴨綠江也激起了滔天的波浪。歌聲長久的在對面朝鮮的錯綜山巒裏迴響着。于林高興的扭頭望了望他那不大整齊的兩路縱隊，向連長微笑的點一點頭，就大踏步的走下浮橋，進入燃燒着的朝鮮土地上了。

連隊排列在積雪掩蓋不住的廢墟上。殘破的鐵鍋和烏黑的焦木，像被惡獸踐踏過後留下的痕跡一樣，黑黑的、零亂的遺留在那裏。旁邊，沒有燒完的破房子在繼續燃燒。他們面向着祖國，高舉着槍支，于林站在連隊的最前面，高聲宣讀誓詞：

……只要美國侵略軍還在我們的鄰邦朝鮮一天，只要侵略者的野火還在朝鮮燃燒一

天，只要我們抗美援朝的偉大志願還沒有澈底實現，我們就決不再過鴨綠江，我們就無法再見祖國的父老……祖國的人民注視着我們，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注視着我們，我們擔負着保衛世界和平的前衛任務……

二 罪狀

本來是有月亮的，但是，月光已經幾乎看不見。美國侵略軍在朝鮮製造的火海與濃煙把一切都遮住了。

每一間燃燒着的朝鮮房子、每一片廢墟、每一個炸彈坑、每一根被炸倒的電綫桿和亂麻似的電綫……都深深的刻劃在志願軍每一個戰士的心裏。這一切都是朝鮮人民的血汗、生命。朝鮮人民從日寇的鐵蹄下才掙扎起來了幾天？！現在可又遭遇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災難！

由西向東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像斬不斷的鐵鍊一樣，在這片焦土中前進；在這片火海中前進，在冰雪中前進，永不停息的前進着。火光把戰士們高大的身

影，長長的映在積雪上。

于林，現在變得如此沉默，像投入最激烈的戰鬥一樣，他狠狠的咬着嘴唇。然而，連長卻不住嘴的惡聲咒罵：

『老子！你說你過去看見過這種情形嗎？敵人把朝鮮搞成什麼樣子了！』于林向燃燒着的火光冷冷一笑，輕蔑的回答道：『侵略者會有他應有的下場的！』

『下場！下場！死罪還嫌他輕呢！』連長猛然停頓一下又碰碰于林的臂膀說：『你聽！又來了——王八蛋東西！』

的確，在前面什麼地方，炸彈像山崩一樣的連續爆炸，大地都震得像要陷落了。飛機馬達聲波浪似的忽高忽低的傳來。『這是B——29型在投彈！』于林想。這聲音對於他是極其熟悉的，在祖國的解放戰爭中，他不正一次在美國強盜的『空中堡壘』轟炸下奮力苦戰過。但是在朝鮮這一片焦土上聽到這種刺耳的聲音，他更進一步的感到美帝國主義是準備讓全世界的生物都在他的炸彈下面趨於毀滅。

『拉開距離！』指導員和連長幾乎是同時傳出口令。他們兩人馬上就一南一北

把部隊帶到公路兩邊了。公路旁的積雪淹沒了雙腳，每前進一步，雪就灌進鞋筒子裏，沾着發熱的皮膚，立刻融化了。

『喲！這比柏油馬路強得多了——又鬆又軟！』又是李鴻的聲音，話還沒有落音，他又噉噉的叫起來，顯見得雪水冰得連他也忍不住了。『唉唉！今晚上行軍又偏偏穿着這雙大鞋子，雪好像一輩子也灌不滿它了！』

部隊在雪裏艱難的走着。飛機響得更兇了，夜裏看不見究竟有多少，但，根據那難聽的複雜而又沉重的聲音，于林估計它至少在二十架以上。

沒有投照明彈（事實上，即使它投照明彈，也瞧不清火煙下面有多少人在行動），炸彈就接連呼嘯着降落了。連隊迅速臥倒在雪地裏。彈片夾着冰雪和土塊，石塊，像急雨一樣往下撲打。開始，于林對於敵人的盲目轟炸感到奇怪，馬上他就又意識到：凡是燃燒着的地方，就證明還有東西可以燃燒，美國強盜就要讓它更加劇烈的燃燒着——一直到全部變成灰燼爲止。

飛機走後，于林爬起來用力拍打着身上的雪。連長匆忙的跑過來喊：『老子！

老子！怎麼樣？」

于林笑着指指那附近的彈坑說：『可惜美國鬼子投的不太準！』

機槍手李鴻卻大聲嚷嚷起來：『連長，你看你看！美國鬼子專搗我的鬼！』在火光中，李鴻那挺機槍的槍筒被炸斷了。

『把你的預備槍筒換上吧！稀奇古怪的事情淨找着你！』連長不禁笑了起來。

『壞槍筒怎麼辦？』

『扔掉！你又不是收碎銅爛鐵的，還準備扛着它嗎？』

『唉！可惜了！這還是新的呢！沒用過一回。』李鴻惋惜的嘟囔着把打壞的槍筒拆掉，翻來覆去的擺弄了一會，才用力扔進身旁的炸彈坑裏：『和美國鬼子打仗，槍筒有的是，打起仗來再繳獲吧。』

各排報告，隊伍毫無損失，連隊又繼續順着公路向東前進了。

他們要經過一個朝鮮的城市。如果是地圖上沒有標上這個地方，如果不是豎立着兩支殘破的半截煙囪的話，那你就根本不會相信這是個城市。除了一堆一堆

的黑灰之外，幾乎什麼都不存在。在一個交叉路口上，帶刺的鐵絲把它圍成一個大圈子，這在過去，可能是該城最繁華的市中心，可是現在，蒼白而微弱的月光，使它更加難看。于林停下來，抓住鐵絲上被風吹得飄搖不定的和手掌一般大的紙牌，上面寫着『危險！』另外還寫有難認的朝鮮字。他皺了皺眉，四下觀望。忽然從路旁一片廢墟中鑽出一個人來，那人警扭的大聲喊叫着：『同志！同志！這邊走。』——這是女人的聲音。于林震驚了一下，他模模糊糊看見那女人胸前掛着的輪盤槍在閃動，立刻他就意識到這是朝鮮人民軍的女戰士，於是他也急忙跑步迎上去了。

語言不通，人民軍的女戰士跑上來握住于林的手，只是連續的叫着：『急文滾●同志！急文滾同志！』于林看着她那露在軍帽下的頭髮在冷風中顫動；她那蒼白消瘦的臉上，兩隻大眼睛閃出熱情而又激動的光芒。他感到女戰士的手是那

樣用力，以致使他的手也有些微痛了。

戰士們一哄就圍了上來，奇怪的看着。于林也不知說些什麼才好。他只是微笑的點着頭，說着半通不通的朝鮮話：『季米兒盛張滾滿塞●！』女戰士也笑了，她說：『毛澤東滿塞！』就是這麼簡單的兩句話！沒有再多的話可說——雙方的握手和笑把任何慰問與客氣的詞句都包含進去了！

『米國雜炭●，多多有！』她指着那鐵絲圈着的地方，用生硬的中國話簡單的說。以後她用手比畫着繞了個圈子——意思是讓隊伍繞過這個危險區域前進。

『好！謝謝！』于林尊敬的給她行了個舉手禮，扭回頭走開了。那個朝鮮的女戰士很久很久久的站在那裏，和經過她面前的戰士一一握手。

『毛澤東滿塞！』

● 即「金日成將軍萬歲！」

● 即「美國炸彈。」